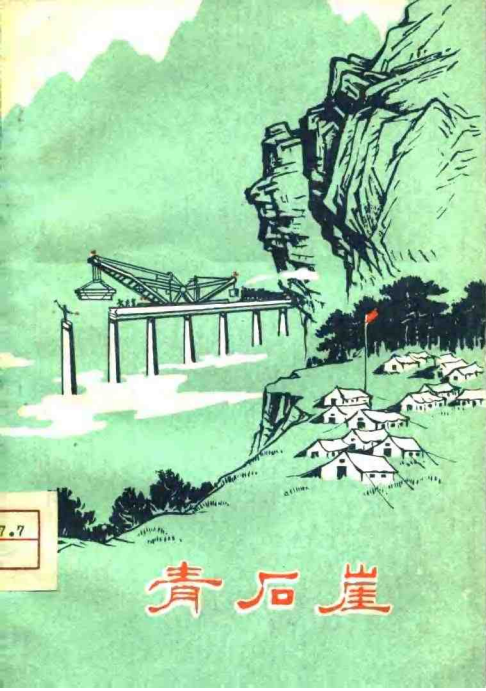




青石崖

青 石 崖

(短篇小说集)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第二工程处工人创作组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frac{1}{2}$ 字数: 120千字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5,300册

书号: 10088·500 定价: 0.48元

目 次

蓓蕾初放.....	(1)
前 途.....	(21)
赤云峰风云.....	(44)
炮响之前.....	(64)
青石崖.....	(83)
夜闻望海岭.....	(105)
家庭参谋.....	(119)
马达欢唱.....	(138)
钢梁铁柱.....	(160)
建点.....	(177)
炊烟袅袅.....	(189)
后记.....	(202)

蓓蕾初放

这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

清晨，一轮旭日从孤石峰的后面冉冉升起，瞬间，整个铁路工地沐浴在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横贯群山的铁路建设工地，用朵朵梨花似的炮烟，迎来了又一个战斗的早晨。孤石峰工程处大门上挂着的那块“革命委员会好”的横匾，在阳光映照下，闪射着金色耀眼的光芒。

公路上，刚刚从局里开会回来的辛伟凡，昂首阔步地走着。他望着山野里明媚的春色，呼吸着浸有山花芳香的新鲜空气，心里一阵清爽。

辛伟凡是个还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清瘦的面容上闪着一对深邃的眼睛，特别是那宽宽的额头，一遇事便蹙起几条细细的纹络，给人一个善于思考、异常稳重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正在他们队抓运动的工程处副处长任相中，当做“小野心家”整了一气。但他始终没有气馁，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敢冲敢

闯，狠造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成了处里有名的革命闯将。一个月前，工程处革委会成立时，他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被推选为孤石峰工程处革委会副主任。

辛伟凡刚迈进机关大门，就听到旁边传来一个清脆的声
音：“哎呀，咱们的副主任回来了，太好啦！”话音还没
落，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圆脸姑娘，象燕子似地飞到跟前。

“啊哈，小飞燕，你这个电话员起得好早呵！”辛伟凡
叫着姑娘的绰号逗趣道。

“别乐了，伟凡，快去看看，虎子给老任贴出大字报
啦！”说着，姑娘把手往远处一指。

“噢？”辛伟凡抬头望去，只见篮球场对面的墙壁上，
果真贴着一张大字报，那特别大的标题，隔着老远就看清
了：《警钟长鸣，老路不通！》

“我看哪，老任的脑袋瓜就是有问题！”小飞燕说完，
便又象燕子似地飞走了。

辛伟凡没顾得回屋，便走进人群，来到大字报跟前，一
边看，一边探问起事情的原由。

原来，六队的隧道工程，近两天掘进的二十米，石质硬
度增强了。虎子和几个老工人、技术员合计了一下，认为根
据现在的石质情况，可以把原设计的隧道“砌拱施工”，改
为新的施工技术——“锚杆喷浆”，这不但能节约大量的人
力和工程材料，还能把工期大大提前。但是，当虎子他们的
建议提出后，在这个队蹲点的工程处革委会副主任任相中表
示反对。他认为锚杆喷浆是项新技术，六队的工人大多数还

没见过，施工没把握，弄不好会出事故。他还提出一条理由：按老规定，只有设计院才有权提出改变施工方案，并且说：“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一切工作必须走上正轨，不能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这事，小虎子和老任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顶了起来。虎子气忿地对老任说：“你不要用那些旧的条条框框卡我们了，再卡，还要写大字报轰你！”一句话说得老任象喉咙里哽了一根鱼刺，把脸涨得通红，扭身走了。六队队长庞勇，想把老任叫回来再好好商量，但老任却头也没回，气怏怏地走了。

辛伟凡一边看着大字报，一边沉思着。他被大字报上那象炮弹出膛一样炽热的词句激动着，被虎子敢想敢创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这使他又想起刚刚开完的局革委扩大会议。会上，上级领导明确指出，这条铁路是重要的线路，要求乘革委会成立的东风，争分夺秒，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提前完成这条战备铁路。辛伟凡从工程局回来的路上，思考着该怎样贯彻、落实会议的精神。因此，当他看到虎子他们提出的建议，感到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迸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他脸上泛起了兴奋的微笑。可是，老任又为什么对这项革命性的施工方案要反对呢？他想立刻找到老任谈谈，一方面传达会议的精神，一方面同他交换一下对眼前这件事的看法。

辛伟凡转身走进办公室，不见老任，又找了好几个屋，都没找见，听别人说，老任天还没亮就去工地了。他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先到六队摸摸情况。他刚走出大门，一阵风卷

着沙尘迎面扑来。辛伟凡理了一下斜挎在身上的书包，迎着沙尘阔步走去。

是啊，革命的道路总不是平坦的，围绕着工期的提前，还有一场斗争在等待着他哩！

二

六队的隧道工地就在孤石峰的山腰处。孤石峰孤零零地座落在宽宽的沟壑中间，未来的铁路线飞跨沟壑，从孤石峰腹中穿过。隧道的进口连着二号大桥，出口便接着三号大桥。

辛伟凡急匆匆地来到隧道进口，只见一辆辆翻斗车，装满了石碴，从隧道口奔驰出来。洞口两侧和山崖上那一幅幅写着“早日修通战备线，巩固国防保边疆”、“抓革命，促生产”、“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叫人看了，格外振奋。他热情地同工人们打着招呼，挽起袖子，跳上一辆往回返的空翻斗车，驶进洞里。他一口气推了十来趟车，出了一身汗，心里痛快极了，撩起工作服前襟，往脸上脖子上擦了两把，顺着洞里开挖的作业面往前走。他没走多远，来到石质硬度加强的那个地段，仔细地察看着，然后又找了一把锤子，拧亮手电筒，顺着开挖好的下导洞往前观察，走三两步，就站下用锤子敲一敲石层的断面，发现石质确实越来越好。因此，辛伟凡对虎子他们的那个建议，禁不住地暗暗点头叫好。倏地，他那两条眉毛一跳，看了看洞子有限的宽度和正在来回飞跑的翻斗车，立刻又想到一个问题，便又急忙奔到开挖作业面，找到了正在测量的技

术员问道：

“下导洞还有多少米没打通？”

“还有十五米！”

“噢！”辛伟凡收紧的心又舒展开来，一个想法在他心里慢慢形成。他兴冲冲地往洞外走去，想找庞勇他们再研究一下。

辛伟凡刚走到洞口，就听到空压机房前，传来一阵吵嚷的声音：

“把你那套老调子收起来吧！”虎子气呼呼地叫嚷。

“我不允许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地乱撞！”这是老任气怒的声音。

辛伟凡一听，从洞口奔出来，看见虎子正站在喷浆机前，脸红脖子粗地同老任吵着。

“说什么今天你也不能进洞喷浆，这要影响生产！”老任粗声粗气地说。

“我是为了促进生产！”虎子不示弱地顶了一句。

“不通过领导决定，擅自改变施工方案，我不同意。”

“你不支持革新建议，搞守旧的老一套，就是穿新鞋走老路！”

辛伟凡对虎子的闯劲感到高兴，但是太不注意方式，也不该不经批准就擅自去干。于是，他走到他们面前，先对虎子说：“虎子，你的建议等革委会讨论决定后再干吧！”虎子见辛伟凡赶来，不帮助自己说话，还替老任辩护，噘着个嘴，不高兴地扭过头去。辛伟凡笑了笑，又转向老任：“老

任，你看我们是不是把虎子他们的建议研究一下？”

正在气头上的老任，没好气地说：“没有什么必要研究，他那个建议眼前根本就行不通！别忘了以前那次……”他看了一眼辛伟凡，不便再说下去，转口说道，“这帮年轻人尽知道乱闯，耽误了工期谁负责？真是不挑担子不知重啊！”他不想同辛伟凡研究小虎子的革新建议，推托那边有事，就转身朝三号大桥工地走了。

要是在以前，辛伟凡准会追上去同他争个水落石出。可是已经被推上领导岗位的辛伟凡，依然站在那里，冷静地思考起来：老任刚刚站出来，做工作缩手缩脚，思想保守，老框框还不少，反对虎子的建议，这并不奇怪，有的人对待新生事物是得有个认识过程。但老任话里提到“以前”，难道过去那件事，他还没有认识透？而他最后那句话，隐约地露出思想深处的一些东西，但一时还揣摸不透。

“不管他！咱们还干咱们的！”虎子望着远去的老任一跺脚，就要去抬喷浆机。

辛伟凡跨前一步，制止道：“不能动！”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辛伟凡身上，那目光好像在询问：“怎么，你也不同意？”

辛伟凡象是已经摸到人们的心思，笑吟吟地说：“我们不仅应当有革命的敢闯精神，同时，还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几个人单枪匹马地搞，是干不好革命的。我们应当相信党，相信群众。再说革委会成立后，也要有一个新的纪律，我们每个人都应自觉地遵守！”

周围的工人听了，赞同地点点头，唯有虎子仍不服气地嘟哝道：“等领导决定到什么时候啊？光老任那顽固脑袋瓜，就够你敲打的！”

“对老任的错误思想，我们是要坚决斗争的，但也要注意方法，虎子啊，你可要好好想一想。”辛伟凡耐心地说着。他还要往下接着说，却被匆匆跑来的庞勇打断了：

“听说你来队里，找了好半天！”

辛伟凡看着也是刚刚被推上领导岗位的庞勇那精神饱满的黝黑面孔，高兴地说：“怎么样？你这个新队长，工作吃得消吧？”

“放心吧！有大伙的支持，有党领路，我们的腰杆压不弯！”庞勇朴朴实实地说。

好啊，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大批年轻人成长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了一批新人啊！辛伟凡兴奋地想着，转脸对庞勇说：“虎子的建议很好，不过，你想过没有，锚杆喷浆会妨碍出碴，矛盾着哪！”

“噢，这倒是个问题！”庞勇沉思起来。

虎子一听也傻了眼，连连拍着后脑勺说：“对，对，这是个矛盾，我怎没想到？”

“来！咱们一块解决这个矛盾！”辛伟凡和工人们挤在空压机房前的一堆支撑木上，把自己刚才在隧道内捉摸好的想法谈了出来：“刚才我问过技术员了，前面的下导洞还剩十五米，我想是不是集中人力，打一个歼灭战，全力以赴，抢下这十五米，把下导洞打通！这样，从出口出碴，从进口

喷浆，互不干扰，大家看行不行？”

“中！伟凡，真有你的。走！去洞里再看看！”庞勇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大家随辛伟凡和庞勇一起，一边议论着，一边向洞里走去。

被工人们火热的战斗豪情激励着的辛伟凡，整整在洞里干了一上午，走出洞外，也顾不上吃午饭，用设在配电房里的工地电话机，详细地向局革委会副主任郑雷做了汇报。他打完电话刚要走，庞勇从身后撵了上来：“饭都不吃了？给！”说着把两个馒头塞到他的手里。辛伟凡一把抓过馒头，边走边吃，说：“我去找老任，立即召开处革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打歼灭战！”说完，抬腿踏上了山路，朝第三号大桥的方向奔去。

庞勇望着远去的辛伟凡那高大的身影，暗暗自语道：“还是和造反时一样，真是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呵！……”

三

通往三号大桥的山路，蜿蜒曲折，路两旁是葱绿的丛木花草，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金黄色的缎带，系在茵绿的山腰上。

辛伟凡的心里，象是燃着一团火，急匆匆地大步走着。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山梁。说也怪，心里一焦急，山路也变短了，一眨眼工夫，辛伟凡就越过山头，来到三号大桥工地上。眼前展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桥下，卷扬机、搅拌机在隆隆响着，小推车来回奔跑运输沙石料；桥上，红旗招展，人声

鼎沸。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前下了马的大桥工地，如今又响彻架桥工人的战歌。

心里有事的辛伟凡，顾不上仔细观望大桥工地上的宏伟建筑。他从桥墩上奔到桥墩下，到处寻找老任。听人说老任刚从这儿回工程处，他便越过沟涧追去。在一个山坡上，终于赶上了正慢腾腾往回走的老任。

“老任，回处吗？”

“嗯！”老任听出是辛伟凡的声音，回过头来应了一句。

“我想同你谈谈小虎子他们的建议。”辛伟凡直截了当地说。

老任也是个直爽人，他忧心忡忡地说：“说实话，过去为这喷浆的事，我同你没少闹矛盾，我希望这次咱们不要再顶了。”

辛伟凡很快就明白老任指的是那件事，他的眼睛一亮，不由得内心一阵翻腾。

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锚杆喷浆这项新技术，已在局内各工程处逐步推广了。

当时，辛伟凡还是个工人。他去外单位参观回来，要求立即采用新技术，促进施工。但由于主管工程施工的工程处副处长老任对这事漠不关心，一直拖着。辛伟凡一天要去找他好几趟。可是老任却冷淡地说：“喷浆机要等上面调，要靠上面拨，光着急没有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再干呗。”那冷漠的神色，气得辛伟凡心中冒火，嗓子里冒烟。他气怒地

说：“我们不能这样慢条斯理地等、靠，我们要干！社会主义等不来！”

“不等咋办？咱们自己还会生出个喷浆机来？”老任嘲弄地淡淡一笑。

气得浑身都发颤的辛伟凡，上牙齿咬紧下嘴唇，一跺脚走了。

人们都说辛伟凡有股子韧劲，一件事不办成，从不肯撒手。果然，没过几天，他就从兄弟处搞来一台破旧的喷浆机，和几个工人一起动手修理起来。恰恰那几天，辛伟凡领着几个青年刚刚针对处党委某些人执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问题，写了张大字报。老任一看，这不正是不点名的指他吗？更是气得七窍冒烟。他找到辛伟凡，气鼓鼓地训斥道：“凭你弄来个破东西，领着人瞎搞，耽误了生产谁负责？火车轨上行，马车辙上跑，这你不懂吗？你这样东冲西撞，刀枪剑戟的，还不把什么都给搞乱了？简直是乱弹琴！”

辛伟凡这几天也憋着一肚子火，一听这话可忍不住了，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火车是要轨上行，但一定要行驶在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否则就要翻车！你说我们东冲西撞，刀枪剑戟的，是的，我们就是要冲，对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还要猛冲，直冲得它人仰马翻！”

“这么说，我是往修正主义道路上走啦？”老任气得几乎要跳起来。

辛伟凡看着老任那铁青的脸色，毫不示弱地说：“现在

看来，已经有了苗头！”

“什么？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要处分你！”

“我不怕！”回答的声音坚定有力。

就是在这天下午，老任召开了全队大会，会上宣布让辛伟凡立刻停止试验写检查。散会时，辛伟凡对着老任，声音朗朗地说：“你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没有什么可检查！”说完气昂昂地走出会场。

从那以后，尽管围攻辛伟凡的大字报不断出现，支持他的大字报和揭发老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却铺天盖地。辛伟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同工人们一起改制成功了那台破旧喷浆机。老任见喷浆机改制成功，能大大提高工效，提前完成任务，也就点头同意采用。可是没用几天，喷浆机的一个旋转齿轮折了，停了产。辛伟凡要求另拨一种耐磨的钢材。这事被局里一个走资派知道了，便大发雷霆，说是擅自采用新工艺，造成停产事故，责令老任检查。老任不顾辛伟凡的反对，赶忙把拆掉的排架又重新架起来，那台改制的喷浆机也落到荒草丛里沉睡起来。这件事，在老任还是一个心病，他认为要采用这项新技术，没有洋设备，光凭几个工人，一堆废铁，非砸了锅不可。所以当老任向群众检查自己执行错误路线时，别的都讲了，唯独这件事守口如瓶。

今天，老任提起这件事，辛伟凡心里明白，老任反对小虎子的建议，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没肃清的表现，只有

抓住路线这个纲，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辛伟凡望着老任那敦敦实实的身材，饱经风雨的面孔，心里暗想：只有把蒙在老任眼睛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迷雾除掉，才能使这位老干部，轻装前进。想到这里，他挨近老任，试探地问：“老任，你认为那次采用喷浆新工艺失败，是啥原因造成的？”

“这还用说，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凭七嘴八舌头还能搞成？”老任不加思索地答道。

辛伟凡心里“咯瞪”一下，老任的思想已经走远了，也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能赞成你的意见。依靠工人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搞革新，怎么能说成是七嘴八舌头？照我看，那次失败是修正主义路线卡了我们的脖子，当时，走资派凭他手里还有那么一部分权力，把这个新生婴儿扼杀在摇篮里。”辛伟凡见老任专注地听着，顿了顿，接着说：“至于基本条件，我看都具备，现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路线斗争觉悟更高了，干劲更大了，还有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给他们撑腰，有什么难关攻不破的呢？”

老任被辛伟凡这一席不可辩驳的话，说得心里热辣辣的，自知理亏，就退让一步说：“搞革新，一般我也不反对，可不摔跤不知痛，还是谨慎些好。”

“当然要谨慎，但关键是思想路线要对头！”

老任眉头一皱，又谈出了一个顾虑：“洞里作业面窄，喷浆机会堵住出碴的路，施工秩序就要被打乱，也不一定比砌拱快。”

辛伟凡意味深长地笑笑说：“老任哪，革命的秩序就是

最正常的秩序，我们打破了旧的秩序，才能建立新的秩序。刚才大家在一块凑了凑，想出个办法：把下导洞还未打通的十五米，来个歼灭战。下导洞一通，你所耽心的那个矛盾不就解决了？”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老任很佩服辛伟凡善于集思广益的本事，再也提不出反对理由了，只是沉默不语。

辛伟凡见时机成熟，就建议道：“采用新工艺的问题，我又向局里郑雷同志汇报了，他建议我们立刻召开常委会研究这个问题，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你看，我们下午就开吧？”

老任留有余地地说：“好吧！那就先听听委员们的意见。”

辛伟凡看看表，已经一点多了，便一个箭步跳上一个石坎，回身招呼老任：“从山上过去吧，路近！”辛伟凡用力一拉，把老任拉上了石坎，向着高处爬去。

四

下午，处革委常委会议结束后，辛伟凡高兴地走出会议室。会上，通过了虎子他们的建议。这一次，老任虽然没有固执己见，勉强同意大伙的意见，但从他那双锁的眉峰可以看出，他心里正十五个吊桶似的，七上八下。他有一些话没有好说出口。他觉得，这干部是越来越难当了！不支持群众吧，又要挨大字报轰；支持群众吧，万一出了问题，造成停工停产事故，我这个在六队蹲点的干部，怎么向上级交代？

老任正是带着这一肚子矛盾，心事重重地走出会议室。

要说老任文化大革命以后没变化，那也不真实。他现在也是一天到晚蹲在工地，和工人们吃一锅饭，睡一个帐篷，进洞一身泥，出洞一身汗，干劲和精神比以往旺盛。这几天，他一直就蹲在六队，下午才回工程处。

傍晚，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阵阵湿润的冷风，顺着山口吹来，气温骤然下降。山区的天气就是这样瞬息万变，令人莫测。还没等人们细细地观察一下这突变的天空，就听到天边的山谷里，传来一声声春雷的轰响，那“隆隆”的雷声，越来越大，风也刮得越来越紧，山林、树木、野草、山花，被急风吹得前后左右摇曳着。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密集的雨点便遮天盖地的卷过来，刹时间，白茫茫的雨幕，笼罩了起伏的群山。

刚刚从工程局赶到工程处的郑雷，同辛伟凡谈了一会儿后，就推门走进了老任的办公室。老任正在弯身用手搓着布鞋上的泥土，抬眼见是郑雷来了，立刻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郑雷的手，笑着说道：“你来得正好，老郑，我这肩膀都快压塌了！”

郑雷见老任依旧在搓着鞋上的泥土，便问道：“怎么穿着双新布鞋，踩了一脚泥？”

“哪里，这是从工地回来的路上，踩到泥坑里沾的。”老任头也没抬地答道。

“走的公路？”

“不是！是那条老路——盘山道。”